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鐵笛子 二十六、臨危遇救 古洞說神好

老人笑道：「我正姓卜，但不是你尋那人。你師父我也至好，夜來再和你說吧。底下還有不少難關，且喜老賊威當近年越發倒行逆施，性又多疑，手下徒黨被他自家殘殺殆盡，這一大片山腹古洞連他家屬才十二人，並還眾叛親離，兩個最得力的烏氏兄妹先就恨他入骨。如非男的膽小，顧忌太多，惟恐誤事，依了女的，早將老賊刺死。」暫時雖還不敢下手，日夜均在圖謀。便我不來，老狗男女也沒有多日活命。不過此賊極惡窮凶，慘無人性，害人太多，這等死法未免便宜了他。這都是我兄弟不好。為了當年和女賊一點私交，想盡方法極力保全，以致老賊又多害了好些人命。上月他才醒悟，向老狗男女責問，要他自吐罪狀，照昔年所發誓言自殺，老賊口中答應，暗用陰謀，將他困入地底。

「如非他有一身好功夫，雖然粗心驕敵，仍有一點戒備，早已送命。本定三日之內如不屈服，照老賊所說立誓和好，同惡相濟，拿我兄弟做護身符，由他任性害人，便拼著多年辛苦經營的古洞不要，將泉眼掘開，發動大量寒泉，將我兄弟活活淹死。賊婆為了此事苦勸不聽，雙方反目。老賊聽了小賊婆的讒言，還幾乎將其殺死。

「你師父只知老賊在外偷偷為惡，命你拿了親筆書信尋我兄弟詰問，先不知道人已被困，等你走後第二日忽然得信，百忙中抽空想要趕來。令師所去之處事情本極重要，因恐誤你性命，不得不管。剛往回路追來，正在為難，事有湊巧，我和令師一別五六年，雙方都喜在外走動，彼此蹤跡也曾聽人說起，這些年來不是東西相隔，彼此錯過，便是各人事忙，無暇往尋。

「這次我由別人口中得知昔年那個專吃人腦的凶孽似又出現，別人不知我那老沒出息的兄弟為了一點舊情將狗男女看守在此，並還一同隱居，從不外出，只當昔年惡貫滿盈，早為武當諸俠所殺。因那凶孽形跡飄忽，專吃人腦，好些相似，雖生疑心，並沒料到此賊尚在人間。

「我聽人一說，便知老賊故態復萌，忙追下來。為了老賊，弟兄失和已有多年，知道老賊為人凶狡，兄弟顧念私情，感情用事，不拿著老賊真贓實犯無從下手。小賊婆的前夫住在離此五百里山村之中。當初老賊被人擒住，身敗名裂，便由此人而起。這一出世，二次淫凶害人，決放不過昔年的對頭。相隔這近，此人必能知道一點虛實，意欲先往尋他探詢。

「中途又聽人說，令師和諸位男女英俠救災分田、開渠興利之事，心想，多幾個朋友好辦得多，令師他們耳目最靈，此事必早得知，匆匆改道往華家嶺趕去，竟與令師中途相遇。我聽兄弟失蹤，還當遇害，令師又有要事在身，關係上乾人的安危，得信大遲，一班好友業已分散，我當時怒極，便勸令師先辦正事，我一人來此與老賊拼命。令師自然信我得過，雙方約定後會之期，我便一人趕來。

「行至中途，又遇一人，得知我兄弟剛剛出險，老賊還不知道，先想尋的師徒三人早被老賊擒來。等我趕近山口，我兄弟已由地底脫身，到此地步，方將老狗男女恨毒，決計除此大害。但他深知老賊厲害，他本領雖高，孤掌難鳴，老賊還有三個死黨，地底又有許多機關，雖因日前有人泄機，得知底細，一個人想要成此大功，終非容易。為了昔年話說太滿，又不便往尋一班老友相助，並且老賊十分機警凶狡，一被逃走便難搜索，想來想去，只有我途中所遇女俠林玉蚪可以相助。

「此女雖是我弟兄的後輩，年已不小，武功劍術均非尋常，並且所居附近還有兩人也是能者。他出困之後匆匆回到所居廟內，乘著大雪前往尋找，恰巧林玉蚪剛由外面回來，並還在安平店內和你見上一面，只不知令師命你送信之事。我兄弟本來滿腔怒火，歸途雪下越大，見你騎了小花雲豹雪中急馳，馬蹄上所附冰雪甚多，天氣酷寒。

「恐你年輕無知，稍一疏忽，因敲馬腿冰雪傷了那馬，暗中代為去掉。那馬本認得我弟兄，當時由他在前引路，因你答話不小心，又不知你來意，急於趕回地牢，準備幫手一到，裡應外合，你又不曾詳說來意，以致匆匆分手。

「這時雪下真大，他深知地理和賊巢虛實，來時借了人家一頂斗笠，一直回到原來被困的地穴之內，老賊還不知道。我也跟蹤趕來，剛把我兄弟尋見，問明賊巢地理和那許多機關。初意老狗男女還在其次，最可慮是地道中這些機關，人地生疏，好少吃虧。

「及至聽我兄弟仔細一說，再經考驗，竟是我昔年老友遺留的圖樣，我也精於此道，一望即知，經此一來，自然容易，不過地方大大，我們人少，賊巢出口既多，我兄弟雖然醒悟，痛悔全非，但是內有三人還想保全，再三向我求說。我因這三人一個受老賊誘脅多年，出於無奈，從未親手為惡，這次更未恩將仇報，反因救人報德，幾乎送命。

「另外兩小兒妹更是情有可原。答應之後，我兄弟氣那老賊不過，意欲親手殺他，知道這樣冷的雪天，老賊不會出去害人，本欲稍緩下手。我又探出那師徒三人，一被老賊吃了人腦，活活釘死木板之上，另一個也是命在旦夕，剩下一個孤兒，老賊問出剛被對頭收來，才只兩月，愛他聰明膽大，意欲收為義子，再三威迫，已有多日。

「本心只想救那孤兒出險，暗中尋來，剛剛探明底細，得知你因尋我兄弟被擒在此，正打算少時救你出險，你便尋到牢內。

「我知這裡是他為惡隱秘之地，必有專人守望，雖然不是外行，到底初來，拿不准人藏何處，恐被賊黨看破，正想借你引逗賊黨出現，機關業已發動，因你兩次開口，賊黨答話，非但看出兩邊石筍一根內藏有賊黨，石人一倒，並還看出好些機密，內中兩根最要緊的總簧也被你無意中破去，而那機關佈置均與我兄弟所得機密一般無二。

「當你被擒之時，身後敵人正是那小賊婆娘，昨夜經人警告，還是執迷不悟，想要討好。烏家少女恐你遇害，跟在後面想要勸解，不料我已發動，出手以前，我在女賊身後，知那少女曾向我兄弟泄機，並未瞞她。我將女賊一掌打死，此女真個機警，百忙中交我一張地圖，立即乘機退去。

「我弟兄二人貌相同，連衣服也差不多，知其認錯了人，匆匆接過。恐老賊趕回得快，被他警覺，雖可當時動手，一則還有其他顧忌，我又答應在先，想由我兄弟親手報仇，正好借此機會使他心驚肉跳，多著點急。

「本來老賊此時逃走並不甚難，一則色令智昏，為那少女所愚，二則天性多疑，而又貪狡，那麼兇險的人，做起事來偏是畏首畏尾，進退兩難。他多少年的積蓄均在這裡，全洞上下數里方圓無一處不用過心血，不是萬不得已決不肯捨此而去，我們最好不要他看出，讓他疑神疑鬼，想不出個道理才妙呢。」

說時，燈光早隱，老人似能暗中視物，上下繞越，步履如飛，決不像是初次經歷的人。偶然也用燈筒照亮，都是一閃即滅，語聲甚低，且談且行。有的地方前面也有昏燈照路，所經之處都是一些甬道和又長又小的洞穴，曲折迴環，所行頗遠。走上一段，遇到歧徑和上下之路，老人必要立定尋思，看好道路再走。

由落地起，越往前地勢越高，中間也有下降之時，老人共只略停過三四次，內中一次業已走到有光之處，前途明燈如畫，漸覺溫暖，老人本要衝過，不知何故，側耳一聽，又退了回來，繞走別處，腳底又輕又快，一絲聲息皆無。

等到繞走了一大段，由一螺旋形的厭徑繞出，並還遇到兩次機關埋伏，均經老人低聲指點，貼著洞頂一躍兩三丈縱將過去，並未觸動。後來聽說所經之處，除卻開頭一段，再往前去步步皆險，仗著老人內行，一看即知，事前有人泄機，手又拿著少女所贈總圖，才得從容渡過，否則仍是危險。

回顧方才所見燈光，業已落在身後，似已走到先被擒時經過之處，那燈光乃老賊愛妾的臥室，再走不遠便到出口。為了老賊天性猜疑，小賊婆又喜勾引門人，說笑兜搭，手下徒黨多被殘殺，這一大片地方，連所用美婢在內，能得用的沒有幾個，並還眾心離叛，只將那些機關埋伏避開，便容容易易逃了出來。

轉眼之間走到初來入口黑幕之前。老人才將旺子放落，一同走出。

到了樹穴之下，老人將旁邊鐵鉤一扳，上面樹心便即下沉，二人踏了上去，反手一扳，人便緩緩上升，直達地面停止。探頭一

看，天早大亮，那株古樹入口的洞穴機關十分巧妙，表面看去只是一個年久空心的樹腹，內裡比地面好似還高一點，填得嚴絲合縫，踏在上面也是實地，看不出絲毫破綻。

老人見旺子用力踏那樹心，想試虛實，笑說：「下面鐵底，還有鋼板托住，不扳機簧如何能踏得動？天已近午，乘著外面正飄雪花，快些隨我回去。你想和強敵動手，還不到時候，可在郭氏弟兄家中等信，不要冒失走來了。」

旺子笑問：「二位老前輩何時去往尋我，恩師還有一封信呢。」

忽聽前面轉角上有人說話之聲，聽去十分耳熟。

老人答說：「山中冬來常降大雪，居民雖然習於勤勞，似此雪還未止，又當將近中午吃飯時候，不會有人來往，也許是來尋你的呢，見人不要提我，你快去吧。」

旺子聞言心動，忙即趕出。剛由轉角崖後趕出丈許，便見來這三人腳底俱都踏有雪具，一個業已滑往前面，後面兩人也快走過。內中一人正是郭二，不等招呼雙方業已認出，忙將前面的人喊回。這才看出，當地離開昨夜馬驚之處尚遠，乃谷中的一條歧徑，便郭二等三人所行也非正路。

旺子方要開口，郭二已將身後所背「雪裡快」解下，令其穿上，含笑說道：「天明後家兄來此探看，在山口附近遇見兩個女賊，如非內中一個人好，問出他是對面烏家堡外居民，幾遭不測。當時雖因家兄事前有點準備，答話從容，所尋又是谷中居民，有名有姓，女賊不曾露出敵意，但看對方神情，稍一疏忽非遭毒手不可。

「後來故意去往人家走了一趟，歸途發現，女賊所帶惡狗竟在崖頂朝下張望。這樣滿布冰雪的危崖，不是真有本領的人將狗帶上，如何上去？料知女賊必在崖頂朝下窺探，表面裝不知道，一路和同伴說笑，從容回轉。正在假裝糊塗，說來時所遇兩個婦人長得好看，不曾見過這樣大雪，如何走法。可惜男女有別，無法相助，也不知是由哪裡來的，誤走此地。

「方才向人打聽，均說不曾見過，必是路過的女客，把路走錯。同來的人故意答說，這樣大雪，我們男子不穿『雪裡快』都無法走，她們年輕婦女豈能隨意往來，穿得又那麼講究，一身翻毛皮衣，油光水滑，不知什麼皮毛所制。腰間並還帶有兵器，這等打扮從未見過。

「谷中居民至多不愁衣食，怎穿得起這好衣服，何況又是婦女。不是兩個過路的女鏢師為大雪所阻，想尋人家投宿暫避，便是山神狐仙之類。且喜大哥規矩，雖然覺她好看，並未衝撞，將她得罪。正在互相議論，忽然發現那兩個婦人果在崖頂暗中窺探，直到走出谷口方始不見。

「因你所騎那馬天明前空身逃回，天上又飄雪花，我們聽馬悲嘶，見鏢囊糧袋都在馬上，不曾解下，那馬匆匆吃了一些馬料，又回頭向馬鞍連拱。後來由我在鞍下搜出一包馬藥，和一些米酒在內與它吃了，忽朝我們連聲急嘶，反身往外馳去。雖然人馬言語不通，也問出一點意思，知道老弟多半已為兇人擒去，形勢奇險，那馬必是情急，想往別處求救無疑。

「那兇人是個老賊，名叫威當，還有一妻一妾和一些門人，均是能手。我們也是近年才知他的底細，昨夜防你年輕計快，所去之處又在他的巢穴附近，如無日前傳說也好，卜老前輩偏有遇害的信，老弟途中所遇異人，身材打扮雖與相同，雙方並未對面，到底拿不準是否。我們谷中雖有熟人，極少來此，都是人家尋我。料知老賊既然故態復萌，重出害人，並還越來越凶，對於卜老前輩也敢加害，谷中必有他的耳目，你如走口，必惹出殺身之禍。

「老賊隱跡多年，最恨人知他的姓名蹤跡，所以未對老弟明言。家兄只說老賊一向以晝作夜，就是以前在外為惡，也要太陽落山才起，老是日伏夜出，連谷中居民均未必見過他的真相，就是見到也非本來面目。這時馬早馳去，天已大亮，來此窺探，決不至於遇上，就是無法救你，仗著平日人緣，多少總能打聽出點虛實。卜老前輩是否失蹤遇害，總可探出。

「我弟兄自非老賊師徒全家對手，原準備探出一點真相，再冒著大雪，用令師口傳之法，由沿途受過他好處的苦人一個接一個尋他報信告急，這個比官家驛馬飛報緊急公文還快得多。因是日夜不停，得信就轉，哪怕相隔千里，不消兩三日便將口信送到。令師他們來勢極快，如其得信趕來，也許能夠趕上。

「不料剛進山口，便遇見那兩個女賊借口問路，探問來意，話說極巧，神態也極謙和，如非家兄是個老江湖，一看便料她是老賊妻妾，又懂得她們黑話，換了別人，休說來意被她看破，便是答話不善，或是見她年輕美貌，不像中年以上婦女，欺她外來生人，隨便調笑幾句，也是休想活命。就這樣，聽那小的一個口氣，還想把他們兩人帶走，多虧賊妻人較善良，暗中示意阻止，才得無事。

「這時天又下雪，路斷行人，山口一帶前後兩三里沒有一所人家，對方滿臉媚笑，全是假裝，只一翻臉，休說人非其敵，便是那條惡狗先就難當。總算運氣，假裝老實，又是本地土人打扮，除滑雪較快外，沒有露出是個會武的人，雖然平安回來，你的消息卻未探出，只聽人說，昨夜似聽青林壩口外轉角崖谷之中有馬嘶之聲，共只叫了兩次，底下便無聲息。

「卜老前輩失蹤已半個多月。老賊近數年來方在人前出面，外表裝得再謙和沒有，對人誠懇非常，話更好聽，看去文雅已極，所居就在卜老前輩廟後一所小樓之中，夫妻二人，還有兩個男女傭人，和一子一女，別的徒黨均不出現。開頭推說平生信佛，但又不捨他那妻子，沒有削髮出家。

「因和卜老前輩相識，特意來此同隱。先將谷中田土買去一小半，後來越買越多，連山地也被買下，只剩六七家土人，因聽卜老前輩之勸，沒有將田賣掉，去做他的佃戶。因他自稱終年信佛，所居樓後有一山洞，平日不喜人往驚動，偶然出來都在黃昏以後，對人和氣已極，有事求他也肯幫忙，裝得十分慷慨。

「以前谷中土人均能自給，自從賣田之後，先想田產換了主人，仍歸自家耕種，雖然要繳租糧，所給田價也買得回來，賣了再買，無異多出一筆田產，哪知谷中的田都被他一家買去，無法買回，頭兩年還不怎樣，第三年起便須用田價貼補才能夠用。最奇是每年交租稍遲必有禍事，還有許多奇怪傳說。

「那些佃戶都說，因他信佛大虔，菩薩保佑，如遲交租，必有災害，不知老賊用什麼方法，到時並不十分催逼，土人寧可自家受窮受苦，節衣縮食，誰也不敢欠他一粒糧米。老賊平日輕不出面，出來多在夜間和夏天納涼之時，終年樓門禁閉，只賊妻和卜老前輩常時往來。他那一雙假兒女必有一人隨在旁邊，雙方交情彷彿甚深，卜老前輩向不出山的人，不知何故先失蹤了幾天。

「這日半夜，有人夜起，見他和老賊夫妻三人同在樓旁新建山亭之內說笑，桌上還擺有酒食，月光甚明，方覺老賊平日怕冷，時近隆冬，怎會在寒風冷月之下飲酒？那人和卜老前輩最好，曾經背人受過告誡，令其遇見雙方對談，或見有什事情，必須即速避開。他所種十畝山田，便聽卜老前輩之勸，沒有出賣，才保得全家衣食。

「老賊也從未命人尋他，見狀心正奇怪，卜老前輩忽然發怒，雙方似已起了爭論，賊妻並還從中勸解，隔不一會三人同往樓中走去。這類事本來常有，次日不見卜老前輩出來，也未在意。又隔了好幾天，仍不見人，無意中向賊子探詢，答說：卜老前輩就在飲酒第二日一早離山他出，要過半年才回。

「問完回去，發現炕上插著一把鋼刀，跟著便聽窗外有人低聲警告，不許再說前事，否則全家必死。那人本極害怕，又想起卜老前輩近三月來幾次警告，仔細一想，忽然醒悟，當時答應。因聽口音像是老賊女兒，次日悟出對方為好而來，不是惡意。忽又遇見賊女，將他引往無人之處，警告了幾句，並說此事關係重大，你對谷中土人一字不要提起。山亭飲酒之事既未向人說過，再好沒有。谷外的人如有相識，卻要暗中告知，只說卜老人業已失蹤，凶多吉少，別的不要多說。

「那人名叫張四，是個中年勤謹的農人，受過卜老前輩好處，和我弟兄也有交往，雖聽這等說法，因覺對方年輕女子，恐其有詐，又想老賊外表善良，雖有一次無意中發現他向一人低聲說了幾句，目有凶光，與平日一臉巧笑不同，聽話那人身材高大，十分雄壯，竟會嚇得週身亂抖，面無人色，方覺奇怪，便被卜老人掩來身後，將他暗中引走，老賊也未警覺，由此常受老人告誡，不令

多事，好些可疑。終想老賊文弱，不像會真害人。

「卜老前輩的本領雖不深知，雙方同住谷中多年，他那神力和身法步履的輕快卻早看出，心想，此老那大力氣，怎會遇害，恐有隱情，始終謹守老人之教，也未對我弟兄說過。直到近日，又遇兩小兄妹，女的竟說他是老賊徒弟，並不姓戚，問他以前的話可曾向人說過，如其未說，快些宣揚出去，並還立誓明心。他方半信半疑，點頭答應。

「恰巧有事尋我弟兄，剛吞吞吐吐說了幾句，跟著我弟兄也得到信息，天卻下起雪來。家兄回去對我一說，正要設法向令師送信，昨日先來那位女俠林玉蚪忽騎小花雲豹趕回，匆匆說了幾句，大意說你今早必能脫險，老賊已有兩夜未睡，日裡決可無事。為了此馬必須藏起，以防萬一，這樣大雪，恐你沒有雪具，難於行走，又不知昨夜受傷沒有，命我帶了雪具速來接應，並還指點途向，不令去往青林壩，只在這一帶來往窺探，必能遇上。

「也許有人送你回來，此時時機瞬息，如往迎接，彼此省事，共說了三處出口，你來的那面枯樹出口也曾說到。我們因見雪勢不大，地上積雪卻深，谷中土人均善滑雪，老賊總難免有耳目在外，何況昨夜你已被擒，他那地底洞穴何等深險，竟會被人救走。如被發現，定必驚慌。

「林女俠沒說詳細，不知救你的是誰，老賊師徒是否得知，惟恐冒失行事，萬一有錯，我們知道這裡地勢，意欲先往前面危崖下另一出口看上一眼，再由那旁山夾縫中繞來樹後。如不見人走出，便照林女俠所說在此隱伏等候。剛剛走過口外，你便走出。我料老弟脫險已有一會，谷中靜悄悄的，連那惡狗也未出現，大概老賊師徒還不知道。

「據林女俠說，你年紀尚輕，雖得師門真傳，入門日淺，尚欠經歷，尋常敵人自能應付，像老賊這樣兇險的人法非對手。此時已有幾位異人出頭，請老弟不要參與，可到我家暫住，等候消息。我想老賊惡貫滿盈，他本領雖極驚人，但有一樁短處，為了昔年荒淫太過，又被強敵所傷，兩條狗腿差不多失去知覺，最怕寒冷。

「雖然練就獨門手法，手中一根又當兵器又能幫他走路的包銀鋼拐用以行動，點地如飛，縱將起來急逾飛鳥，但決不能在寒風中走得太遠。聽說他那等走法至多三數十里便須停歇，真力不濟尚在其次，第一怕冷到了極點。這類走法必須施展全力，提氣輕身，難於持久。如是尋常走路，便不能跑得快。近日冰雪酷寒禁不住，再者大自日裡這等走法也太驚人耳目。他防傳說出去洩露他的機密，決不敢當眾顯出原形。

「何況老賊最貪舒服，平日睡眠比年輕人還多，與尋常老人不同。他因卜老前輩所居地牢四面山石堅厚，只有上邊一個小洞，封洞鐵棚都是純鋼打就，比飯碗還粗，中間有兩寸許空隙，並有些機關埋伏，離地又高，多大本領也難脫身。偏是被困多日，說什麼也不肯屈服與之合流，事前存有顧忌，不曾將人弄死，再說也非常易。

「初意打算利用賊妻的交情誘使合流，誰知卜老前輩昔年雖和賊妻交厚，並無絲毫私情，只是情熱，心喜此女，別無他意，為了此事受過不少閒氣，吃過不少苦頭，只為天性倔強，始終不改。他雖看在朋友分上，一意保全，要他從賊為惡卻是死也不肯，反因此一來，連對賊妻也寒了心，一口拒絕並說老賊倒行逆施，惡貫已盈，不久必遭慘報。

「老賊因那地洞地方廣大，卜老前輩又是內家高手，善於服氣，不會饑渴，本領既高，人更機智，如非看出賊妻味良，又大自恃，想試探對方對他心意，也不至於上套入阱。老賊覺著勢成騎虎，夜長夢多，近來又害了幾個老對頭，想起自己平日作惡多端，心驚肉跳，無論何人都生疑忌，性情越來越兇暴，自知眾叛親離，疑心更重，對於卜老前輩殺是沒法殺，放是不敢放。

「實在無法，最後想下陰謀毒計，準備三日之內對方如不點頭，便將左近泉眼掘開一洞，想用寒泉倒灌進去，拼著多年苦心經營的下半地洞不要，將卜老前輩害死，以防後患。性偏貪鄙，左思右想，舉棋不定。昨日正隔著鐵棚向下警告勸說，沒想到卜老前輩早有準備，不知用什方法，隱伏在下面鐵棚旁邊、洞頂山石之上，老賊喊了幾聲不聽答應，用燈照看，下面空無一人，總算人太狡詐，沒敢下去。

「卜老前輩原意也是虛實並作，早在下面掘通一條出路，想好主意，老賊如下，當時與之拼命。老賊遲疑不敢，便給他吃點苦頭，以便抽空逃出，約請幫手，免使警覺，又生枝節。聽出老賊快要轉身，冷不防貼著洞頂由鐵棚下橫飛過去，揚手一劈空掌，雖因鐵棚只有兩寸來寬空隙，又是凌空反手打上，比平日功力差得多，老賊伏在上面朝下張望，驟不及防，內傷也是不輕，總算沒有致命，又是行家，當時朝下冷笑，說了幾句狠話，口說沒有受傷，回去卻向賊婆撒嬌，由妻妾門人用內家手法按摩了大半日夜，還吃了好些傷藥。

「直到昨日下午，老賊正要去睡，忽然有了動靜，這時卜老前輩業已回去，正在暗中佈置，向他兩個男女門人探詢，如非你由上面騎馬走過，差一點便被識破。卜老前輩無妨，那兩個背叛他的門人非遭毒手不可。就這樣，他還是疑心未退，將你擒住之後，還在到處查探，他又不肯信人，事必躬親，當然忙不過來。因其又要用人，又要疑人，無事還好，平日養尊處優，享受過於王侯，忽然勞累了兩日夜，雖有一身好功夫，不曾勞慣，當然不能持久。

「林女俠說她來時，曾聽老賊發怒咒罵，昨夜受了夜寒，妻妾門人沒有天良，對他都不關心。此時想必疲倦已極，下餘只有幾個徒黨和三兩個美婢，這大一片地方自難照顧得了。老弟出時不曾驚動，前面便是山口，他便是事後知道，也不至於追來，何況他那家屬門人十九暗中離叛，只賊妻還顧念多年夫妻情分，心雖恨極，沒有傷他之念，另外還有三個極惡窮凶的死黨，連小賊婆和內中兩個得寵的丫頭都在暗中咒罵，盼他早死，以防受害，門人更不必說。

「如非老賊天性兇殘，積威之下不敢輕舉妄動的話，內中兩個見他如此殘忍陰險，不問親疏，稍有不合立加慘殺，連隨他多年平日最得寵愛的徒黨都因一言之失，被他把人腦生吃了去，俱都同病相憐，觸目驚心，恨不能將他刺死。老賊一睡，誰也不肯多事。我們方才初見最是危險，此時業已無妨，盡可從容回去了。」

說時，旺子早將「雪裡快」穿好。剛聽幾句，想起卜老人尚在身後枯樹腹中不曾走出，忙即回身往看。就這幾句話的功夫，人已不見，樹穴中仍是原樣未動，料已回轉地穴，來去這樣神速，大出意外。分手以前，曾令暫時不要對人提起，知事謹秘，也未對郭二說老人就在後面，曾經同出的話。

恰巧雪下越大，二人並肩而行，冒著雪花邊走邊說，相隔六七步外便看不出人的蹤跡，越發放心大膽，往回路馳去。還未談完，人便馳出山口。

一路無事，回到郭家，郭大業已準備酒食相候，把旺子接將進去，雙方談完經過，郭大說起：「方才又有兩位女俠尋來，說老賊老狼神威當兇險狠毒，她姊妹昨夜曾往谷中窺探，無意之中留下腳印，被賊徒發現。其實那賊徒並不與老賊一心，因見凶猿動了一動，心疑未死，恐其復活，乘機刺了兩刀，恐老賊多疑看破，恰巧發現腳印，你又被擒，意欲引使老賊驚疑，虛張聲勢。

「不料老賊竟命兩個賊婆帶了一條惡狗出來搜索，準備連馬帶人一齊擒回。兩賊婆已是厲害，惡狗更凶。此是西藏特產凶獠，猛惡無比，小一點的虎豹均為所傷，動作如風，爪牙又有奇毒，她姊妹以前曾在別處見過這類惡獸，知其耳目最靈，更長聞嗅，被它尋見，心正驚慌。先是賊婆喝問來歷，惡狗守在一旁。

「後來雙方把話說翻，小賊婆一聲號令，惡狗剛剛縱起，朝人撲到，忽然一聲慘嗥，倒翻在地，人卻不見出現。賊婆好似十分驚慌，打了一陣忽然停手，縱出圈外，將她姊妹喊住，反以好言相商，說你們如是無心路過，不要進去，否則你凶凶多吉少，我們也要吃苦。最好雙方講和，各走各路。並說惡狗還有兩條，比這個還要厲害，到了谷中，遇上便無倖理。

「她兩姊妹見賊婆神情惶急，兩次請那打狗人出面，均無回應，本領頗高，自己原非敵手，對方忽然這等說法，好生奇怪。正想要探詢老弟蹤跡，忽聽崖上有人發話，警告賊婆，令其痛悔前非，不要助紂為虐，並說老賊天性多疑，不聽良言相勸，你們回去說了實話反而忌恨。此賊喜怒無常，近來作惡太多，已無人性。

「這三條惡狗看得比你們還重，如知為人所殺，你又說不出個道理，便不要你二人性命，也必生疑，甚而遭他毒打，何況你們

兩人，一個他已疑心背叛，一個上月與他們人私自相見說笑，又中了毒。如非貪戀美色，早和那門人一樣同遭慘殺。今夜他正急怒交加，疑心生暗鬼，草木皆兵之際，答話稍一不善，凶多吉少。此賊惡貫已盈，三日之內便要伏誅。

「你兩個如肯聽我的話，回去就說：狗已回去，雪中腳印不曾尋到，不知何人所留。在此三兩日內，他決無心及此，以為這類惡狗凶獒無人能敵，決想不到死了一條。再過兩三日他已遭了惡報，你們只能回頭，在此兩三日內不要幫兇害人，以後各自覓地安居，仗著生得年輕，便是嫁人，也可得一善終，以免同歸於盡。隨教了一套話。崖上發話的像個老人口音，賊婆不知怎的那樣聽話，非但滿口答應，並還拜謝，只防老賊多疑，打算分出一人偷偷掩回，抽空再尋一條惡狗出來查探，等到天明再回，以防回去太早，好些不便。

「那位老前輩打發賊婆走後，說完老弟被困之事，又埋怨她姊妹兩句，令其速往尋師。並說：他兄弟二人方才相見，得知老弟所尋便是她兩姊妹的師父，途中又曾幫過她們的忙。老弟不說真話，實是奉有師命，初次出門，謹慎過度，並非有心見外，不應為了一點小誤會就負氣，想等老弟被困之後再往援救，作為還情。明知前途兇險，事前不肯相見明言，幾乎誤人誤己。

「如非暗中有人相助，豈不同歸於盡？她兩姊妹聽出老人來歷，自不敢強。她們本來便住隔壁洞內，和內人她們一起，比你先到個把時辰，那位南姑娘昨日因氣老弟，業已問出雙方是自己人，還不肯說實話，犯了小性，不令我們弟兄明言。其實你剛一走，她們便跟了下去，聽說途中還遇到一人，不知是誰，也許就是女俠林玉虬。我勸她姊妹等你回來見面再走，南姑娘又覺對不起你，不好意思，姊妹二人托我代為致意，並將小花雲豹借去。

「說是此馬與林玉虬相識，前夜安平店那馬引你出去殺賊便她所教，意欲試驗你的本領深淺。看你小小年紀，毫無經歷，這樣冰雪寒天，長途千里，鐵大爺怎會令你孤身上路？她姊妹歸途，恰巧林玉虬將馬截回，送來此地，所以相識。行時曾說，只借半日光陰，自會送回。崔姑娘說：老弟就要回轉，勸她見面之後再借此馬，反正雙方師長和馬主人都是至交老友，何必不別而行？南姑娘偏不肯聽。她們在此吃完飯才走，你只早來盞茶光景便見到了。」

旺子心中本印著南曼的影子，一聽崔、南二女昨夜便住郭家另一崖洞之內，業已起身先行，乃師便是師父所尋的人，可惜前夜相遇，不曾細問來歷住處，好生悔惜。繼一想，卜老人殺賊之後，就要尋來指點，身邊的信也未面交，崔、南二女的師父既是師父所尋的人，不過遲了兩日，此去仍可相見，只一對面便可解除誤會，又高興起來，一心盼望卜氏二老早日成功，交完了信，好早上路。

因昨夜未眠，吃完飯便經主人勸令安臥。睡到夜裡，起身一問，老人並無音信。兩次想要往探，均被郭氏弟兄止住，說：「老賊殘忍兇惡，慘無人道。今早聽林俠女說，他那地底洞穴埋伏重重，危機密布，雖是眾叛親離，手下徒黨在他未現敗象以前震於凶威，遇敵仍必拼命。他全洞雖只十來個能手，本領均高，無一弱者。

「你只昨夜被困去了一次，所到之處不過十之一二，來去均在黑暗之中，方向途徑絲毫不曾看出，如何去得？卜老前輩兄弟如無勝算，不會那樣說法。如非萬分兇險，老弟年紀雖輕，已得師長真傳，身邊又有這好兵刃暗器，算起來正是一個好幫手，如何嚴禁前往？分明此事人多不行，不是真知底細的能手，去了反添顧慮，只能由這兩位老人家裡應外合，也許連女俠林玉虬都是隱藏在此，斷賊逃路，以防萬一漏網，未必深入，老弟豈可冒失前往。

「我先不知卜老前輩學生兄弟，今朝才聽說起，以他本領一人已足，日前被困乃是誤中奸謀，一時輕敵大意所致，一經脫身，便老賊昔年人未受傷、下半身未失知覺以前也非對手，何況現在？對方又是弟兄二人，內外夾攻，至多明日夜裡必有好消息，二老也必來此相見，決不會誤你的事，放心好了。」旺子聞言，只得中止。